



重慶

——世界第一大城

見夫譯



窗外的景色使我想起了亞特蘭大 (Atlanta)——沿著蜿蜒的街道兩旁，二十、三十、四十層的高樓鱗次櫛比，人行道上出現疏落的人流，有誰會想到在這城市竟居住著數百萬人口。

我仍可想像自己身處亞特蘭大，直到我將視線轉向西面，在晨霧中瞥見若隱若現的嘉陵江。從東邊大樓間的長方形空隙望過去，是浩瀚的揚子江。這兩條江和上游山脈的風景真是舉世無雙。兩河匯合處的中心點就是重慶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。

從我的窗戶外望，僅看到重慶市區的一小部分。全市的面積五萬平方英里，比南卡羅萊納州還要大。重慶以前只是四川省的一個河濱小鎮，但如今，這一帶的農莊、社區和城鎮都劃歸重慶直轄市範圍。

三千四百萬人口，為不斷興建的屋宇、和城市發展基礎工程，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資源。人力與地利使重慶成為中國西南地區的經濟與文化重鎮。

在過去十幾年中，有數百萬人移居重慶，許多人是因為憂慮三峽大壩完工後，長江及其支流水位上漲而遷離原居地。這項巨大的控洪和水力發電工程將建築一個二百英里的湖泊，並加深河道、增設水閘，使大型油輪通航並停泊於重慶新港口。

重慶市區內大規模的市政工程，將昔日山坡上擁擠的小店與房屋全部拆毀，改建寬闊的街道、美觀的商業廣場和公共廣場，兩旁更是高樓林立。

在發展中的市中心居住著九百萬人，一項新的陸橋與環城公

路工程正積極進行。成千上萬的行人若非穿插於街道上熙來攘往、喇叭聲響個不停的巴士、的士、卡車和私人汽車之間，就是搭乘纜車和渡輪往返江面。

此起彼落的喇叭聲象徵著重慶的活力。兩條行車線的公路，竟有三排車輛。而五線的道路，自然就有至少七排車並行，還不算摩托車哩！路上沒有停車標誌，交通管制燈才剛剛引進。但行人們卻毫無懼色地穿行在行駛的車輛中間，就像他們在停車場內行走一樣。

當地的商場、街頭的小販、美國的速食店，以及歐洲名牌時裝店在解放碑和沙坪壩等繁華地帶交融在一起。在人群裏，既有西裝革履的商人，也可以看到被稱為「棒棒軍」的挑夫。他們用短竹棍和繩子就可挑負重物；把卡車上的貨物搬至商店，把市政建設工程所需的泥沙、石塊或建築材料等運往工地。沒有工作時，他們就聚在一起，稍歇且耐心地等待下一個工作機會。

駛離鬧市，就看見古老的街道和民居，一列灰瓦房屋和小店。在茶館、飯店和路邊集市前，人們聚集在一起打牌、搓麻將或下棋。在一家小店裏，店主在熟練地拉著二胡。

那是傳統的中國音樂，為城市的喧囂增添別樣的情懷，但其樂聲卻為城市的喧囂所吞沒。聽罷一曲稍微停頓後，店主咧嘴而笑，並遞過凳子讓坐，以示歡迎。他因我的興趣所作出的回應，是這些「山民」的典型風格。他們素以好客、能幹，以及嗜好麻辣食品而聞名。



工業的興旺與發展給整個地區帶來一片繁榮。當然，這些讚賞是因為知道重慶的過去。

這一帶的山洞多如蜂巢。1940年代重慶是國民政府的陪都，當時日本飛機輪番轟炸，這些洞穴就是用來作藏身之所。

在紅岩革命紀念博物館裏陳列著一些美式武器，據說是國民黨撤退前，用以處決被囚的共產黨員及其家屬。

展品中包括從集體墳墓中挖掘出來的小鞋，和一些未及付郵、或無法投遞的信件。當我從展廳中走出來，心裏想著這些為他們信仰而死的人。我猜想大多數本地人，在學齡時都會來過這紀念館，而且亦曾被教導要恨我，因為我是美國人。

當我要上車時，售票員跑過來提醒我說，我的門票在翌日仍然有效。然後微笑著向我揮手告別。



人類皆為靈性動物。每一民族的歷史和史前史都證明人類具有與靈界相通、控制、或冥合的力量。中國人的祖先也不例外。

佛教傳入中國已很久。離重慶市中心二小時路程，一座混合佛教與道教學說的大足石刻，反映出人類追求內心平安的慾望和懼怕審判。在梯形的山坡、峭壁、森林中和花園滿佈神龕和石刻。

惡人死後的刑罰尤其恐怖。即便是殘缺不全的石頭，他們無助的表現都顯出永刑的痛苦。在附近一個神龕，一群善男信女以手鼓、彩旗、香燭和鞭炮等來祈求今生的福祉，並希望逃避來生的慘境。

從市中心向相反方向走約兩

小時路，就可到達涪陵，一個頗具規模的城市。到那裏的遊客通常是要遊覽附近的「鬼城」，即座落在長江上游，快將搬遷的豐都城。當三峽大壩竣工後，江水就要淹至豐都城門口了。

鬼城雖然不及大足石刻古老，但它所描繪的死亡和審判更是恐怖。這個佛教地獄圖帶領遊客遊覽黃泉路。一個指示牌上解釋說，所有死去的人都必須要經過此路走向陰曹地府。如果某人在今生積德行善，他可以抵禦或逃避黃泉路上的妖魔鬼怪。

這些石雕畫常作遊客拍照的背景，但審判的恐怖和人的無助感仍明顯可見。在鬼城黃泉路的頂端矗立著閻王殿，裏面有一個巨大雕像坐在寶座上，旁邊有更

多的鬼怪護衛，也有嚴顏厲色的判官。一個英文的指示牌將閻王譯為「天王」(King of Heaven)。

邏輯上，我理解那位譯者可能是選擇「天」來表達中國人「來世」的觀念。我驚奇的是，相信沒有一個懂得「天」的人，會願意把「天」字用在這個地方。

重慶的發展和多樣性是不容置疑。該市有強大的駐軍，數以千計的準政府公務員在這裏接受培訓。今日是改革、大啟動和大機遇的時代。雖有未知之數，但卻滿懷希望。

本市的信徒可以看到神在他們周圍的工作。每一天他們都可從重慶在步向經濟和政治中心的發展中，看到聖靈的工作。

一位年輕的重慶專業人士，



從借來的新約聖經中找到基督。她相信，是神尋找了她，改變了她，並引導她成為神所用的器皿。這個例子可代表重慶的希望和挑戰。

她是中國教育體制下的傑出產品。她獲得一份國際經濟方面的工作，而且不久就要遷離重慶。這位新近受洗的基督徒，在她的得救和遷升中看到神的旨意。她最大的渴望是主耶穌幫助她靈命成長，並使用她把福音帶往她新的家。她也盼望有一天神把她帶回來，使她可以向家人作見證，並幫助她所愛的家鄉的信徒。

我心中禁不住想，一個在這座江畔古城長大的人，對該城的

長足發展有甚麼看法？於是我問她說：「現在的重慶與五年前有何不同？」

她回答說：「現在這裏有的是錢，我們有能力。這是我們的機會，事實證明我們不會浪費這個機會」。

我再問道：「二十年內，你認為重慶會像香港和上海那樣聞名於世嗎？」

當她預估重慶在經濟與屬靈的發展時，她的眼睛閃爍著光芒。她說：「用不了二十年。我們有重慶精神，一定會結出果實來」。

她的回答使我想起來，在訪問這座世界上最大城市之前我對中國信徒的看法。那時我想，他們

做基督徒一定很勇敢。現在我明白了，是基督活在他們裏面，使他們勇敢無畏。□

（本文譯自美南浸信會 *The Commission*，2002年6月號）